

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系列

ROUZI
储福金 著

柔姿



ROUZI JIUSHINIANDAICHANGPIANXIAOSHUOXILIE

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系列

储福金
著

柔姿

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:周翼虎

封面设计:唐伟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柔姿/储福金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1995.4

(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系列)

ISBN 7-5006-1701-1

I. 柔… II. 储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07968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092 1/32 8 印张 3 插页 165 千字

199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,000 册 定价:7.70 元



储福金近照

1CAC74/04

那次薛凤来走过石桥往家去时，看到她的邻居都带着异样的眼光。

只有我一如既往。

石桥西河沿有一条石块铺的路，那种黄花岗岩石铺的窄窄的路。路一边住着人家，我就住在这一排门朝小河的人家中。薛凤来的家靠左一些，左右两家的山墙夹成一条细长的小巷，小巷的尽处是她家的院门，从开着的院门可以看到院里长着花草。她家是两层楼房，楼的山墙朝着河面。

多少年以后，我从南市回古城旧地，走进小巷，进了小院。小巷很短，窄细细的。薄薄的木院门，关不严缝。一幢斑驳破损的青砖墙小楼，楼下鸡冠花开得很艳，几朵大红的鸡冠花，似乎挤满了小院。而当时，小巷和小院对我来说是一片很大的天地。

那一年，我刚进中学。

薛凤来从大学退学，进京剧院当了演员。她回来前几天，报上登了她辍学求艺的消息。她上的是京都的一所名牌大学，拜著名京剧旦角为师。报上登了她和师傅的合影。那张报纸石桥西河沿人家都传看了。

照片上，薛凤来站在坐着的京剧名角的右边，含着一丝笑意。石桥西河沿的邻居们都惊异她长得漂亮。

我哥哥和几个同学在学校中聚谈时，也说到薛凤来，说她漂亮。

“我不是早说过她好看嘛。”

说这句话，我是忍了好一会的。想说又不想说，说出来了，自己觉得有点冲动和窘迫。我记得我曾对哥哥说过薛凤来好看，那一次我也是忍不住，哥哥听了不以为然，那次他们在议论街尾一个总是梳着长辫子的姑娘。

哥哥看看我，像是根本记不得我以前说过的话，我真想告诉他那次是什么时候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我对他说的话。不过我知道我怎么说也没有用。哥哥并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，他的同学也是如此，似乎我还不会懂得什么是女性的漂亮。哥哥的神情刺伤了我，我很后悔对他说出了那句话。

还在暑假期间，石桥西河沿人家的小孩都聚在家里，团成一伙，在石路上你追我跑，用手握成枪状，嘴里发着啪啪的子弹声。要不就在小巷里打弹子，小巷铺的是砖地，踩陷的地方正是弹子的落处。我自小是个不合群的人，和别人在一起我没有话。我有许多的话，那些话只在我心中自然地流动。父亲总是拍拍我的头，赶我出去：“别闷在家里。”我便走向石桥，独自看着桥下流着的发黑的河水，心中流动着许多的话，流动

着许多的场景，流动着许多的画面，昨日的，今日的，学校的，家里的，真实的，虚幻的，心境朦朦胧胧。朦胧间，对女性的感觉流进思绪中来。最初我常感觉着同班一个矮矮的女学生，她的神气动人，她的举止动人，夏天她穿着裙子，她把裙子抖开来坐上凳子的举动，尤其动人。这种感觉到暑假离校就消逝了。

一天清晨，我起了一个早，拿着几颗新买的弹子去小巷，新玻璃弹子当中的红黄绿彩花莹莹发亮，打出去的弹子蹦蹦跳跳滚向院门。我拾起弹子的时候，看到半开的院门里，穿着运动衣的薛凤来正做着—一个体育动作。她的头肩仰起，双手向后，慢慢地、慢慢地身子屈下去，她的后身柔柔地、柔柔地折起来，于是她的手她的脚倒托着地，她的身子便成了一座拱桥，她的胸腹是高耸的桥面，桥面尖尖团团。在我以后的感觉中，那是世界上最软的桥，踩上去便会柔柔地陷下去。

我正看得发呆，忽然意识到身后有脚步声。薛凤来高个子的父亲眼朝着我，我回身跑开了，擦着他手提的小篮，篮子边沿伸着十来根油条金黄色的麻花头。

以后的几天，我没敢去小巷，我怕见到薛凤来的父亲，仿佛我偷看了他不让人看的宝物。我的眼光却流连在小巷口。每当巷里人影出现的一刹那，我从眼到心便会窜动着紧张。我发现薛凤来每天下午都会外出，近晚才归。黄昏时，我坐在石桥堍上。石桥是旧式的，台阶式的，典型古城式的。条石搭成的石阶，一级一级上来。我看惯了上桥的行人，都是头略低着，先在桥面上现出一片黑发，随后眼随着头抬起来，脸和身子就上了桥。石桥面不宽，桥边没有石栏杆，石桥正中的石阶

踩得滑陷。薛凤来过桥了，我一下子便见到了她整个的脸，她几乎是像电影里的水仙女露出水面一样，冉冉升上来的。只是她的头略有点歪，到桥面时腰自然一扭动，显得整个身子柔柔软软的，她腋下夹着个包，随随便便地靠着桥这边走，并不在意旁边是河面。坐在下面桥堍的我不由地身子动了一下，把有点脱线的毛根布鞋往后缩了缩。她离我有两级石阶，我的举动和我的神情引得她一点注意，她继续靠着走过来。走到我面前的时候，她把整个脸低下来，朝我看了一看，她的脸上的笑意就像后来报纸照片上的笑是一模一样的。她的眼完完全全地对着我，一种温柔，一种使人目眩的眼神，之后她就下桥往小巷里去了，她在我身边只顿了顿脚步。在我感觉中却如很长很长的静止的镜头。

有那么一段日子，每天黄昏，我都坐在桥堍上，眼似看似不看地朝着桥那头。来来往往过桥的行人偶尔有注意我的，我便左右移移头移移身子，抿着嘴去抚身边的桥石，石面夹着砂石，坑坑凹凹的，无数细小坑凹的层面，被我的手指磨光了。

在桥堍上坐久了，我起身慢慢走过桥去，慢慢地踱着步。石桥那边一段石街有一座寺园，一批批的游人出进，晃着我的眼。我从人群中辨看着她的身影，她的身影就像一个熟悉的符号。

街口那边有一片小店，单门面的小店，店门口垒靠着长拼门板。店主是个中年胖妇女，总站在柜台，毫无表情地望着店外，玻璃柜里，放着针、线、纸、笔、烟、锁等物品，那时家中所需的日用品几乎都在那片窄小的店里买的。

踱步在石街，经过桥往寺园走去，走一半又走回头，这么

几个来回，我避免去看中年女店主，疑惑她是否注意了我。突然我感觉到什么，旋过身子，便见薛凤来出现在我身后，依然是那微微笑意。

“买东西吗？”

我几乎不敢想象她是和我说话。她走到我身边，我抬起眼来看她，我的头顶到她的嘴，以往我总觉得她比我高好多，在桥堍上她是弯下腰来看我的。在她错身从我旁边走过时，我慌乱地抬起一只手来，划动似地朝小店那儿指指：“我买……买……”我费力地想出要说笔那个字，她已走过去了。很快身子浮在石桥上。

买东西吗？她的声音是说说不出的软熟。我跑到小店，我有笔用，但我还是掏出积存的零钱买了一支笔，又跑回家，跑到五斗柜的镜子前。小屋中暗朦朦的，老五斗柜斑迹痕痕的镜子映着天窗一片亮。我看着镜里的脸，一副眉眼下垂的神情。我用手梳梳头发，轻轻喘出一口长气，水汽微微地模糊了眼前的形象。

五斗柜上放着我生日买的礼品，一块揉玩得很久久的橡皮泥，我伸手轻轻一按，极柔极软的感觉洒在手指下。

暑假过去了，我依然保留着张望石桥的习惯。黄昏时在门口放一张方凳，一张小板凳，坐着做功课。薛凤来再次出现在桥上时，我无意识抬头便看到了她。远远望去，她的身影依旧，笔直的、柔软的。她从桥上下来，拐过桥堍。从石桥下来，有一个微陡的坡度，整条石路都带着微微的陡度。我看到她在她家的小巷口站了一站，原来直望着巷子的眼，四处游移一下，像是有些茫然，认不得家了。那时，我真想跑过去，穿过

小巷，帮她去敲她家的院门，大声喊一声：“你家薛凤来回来了！”

多年以后，我离开古城再回到石桥西河沿，我似乎也有一种认不得路的感觉。从石桥上走过时，我停住了脚步，我体会到了当时当了演员的薛凤来的感觉。人生苍茫，故物依旧么？

二

从绿荫丛中的石廊出来，绕过圆草坪的花圃，前面是一片弯弯的小湖。风过处，湖水之上跳闪着宝石般的亮光。湖边散散地坐落着几幢古典式的楼房，飞檐长瓦，高阶宽窗，四周围绕着绿色的植物。

薛凤来走到湖上一条形似小桥的过道上，她的身子顿了一顿。脚下鹅卵石拼成的图案一直延伸到路的尽头。尽头处是一个雕塑，那个如星球与天轨的几何雕塑，从哪一个方向看去，都给人一点沉思的感觉。这个雕塑是这座京都名牌大学的标志。

正是上午最后一个课时，整个校园里安安静静的。薛凤来独自一人走着，她偶尔仰起一点头来，阳光透过路边的树叶斑斑点点地映在她的脸上，像跳动着一层五彩的幻影。

薛凤来将离开这座学校，她辍学求艺，去做一名京剧演员。在一个月前，她的同学谁也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发生。也许她自己也没想到，她就这么从学校走出去，去开始她的舞台生涯。

在同学之中，薛凤来是不特别引人注意的女生。她平时

显得沉静，没有谈得很多的朋友。年轻的女生在一起，往往会由一两句话而亲密起来，达到无话不谈的地步，又会为一两句话而存了芥蒂，很长一段时间眼中不存在对方。薛凤来与同学不亲不疏，自与她沉默寡言有关。

不知哪个同学揶揄薛凤来，说她不会笑只会哭。

薛凤来平时很难得笑，而有时漾开了笑脸，也似乎给人一点悲伤的感觉。

都说唱戏是吃开口饭的，是情态万变的。沉默寡言的不会笑的薛凤来却一下子选择了这样的职业，对这座高等理科学府喜欢穷尽一切公式的同学来说，是一个奇特的问题，是一个怪诞的谜。

就在一个月前，学校举行了一次校庆活动。活动搞得很隆重，从学校毕业出去在科学界担任要职的校友，都赶来参加活动。晚会招待了一场高水平的艺术演出，邀请了与学校曾有渊源的负有盛名的京剧大师来表演。这位京剧著名旦角提出让学校派几个学生配配戏，主要是跑跑龙套，其中有两个念两句对白，有一个会应着唱两句。大师让学生配戏，这一方面是大师给予的荣耀，另一方面本校学生上台演出，也会给演出带来一点效果。负责联系演出的曹安成是薛凤来班上的助教，便在班上招募演员。听说上台演戏，女学生都笑开了，有人推荐薛凤来，说她说话的嗓音不错。薛凤来本来也认为这是句玩笑话，但曹安成却因此反反复复地找她谈，她也就只好答应了。

那事后，曹安成也弄不清自己为什么费那么大的劲，去动

员薛凤来出来演戏，仿佛鬼使神差。

学生中很少有人懂京戏，他们给大师鼓掌，也为上台演戏的同学鼓掌。薛凤来和大师配戏的两句唱，也引得一片热烈的掌声。学生们只因为她开口唱了，唱得很像个样，并分不出她与大师的区别。演出结束，他们便忘了跑龙套同学的形象。

又有谁会想到这一次演出影响了薛凤来整个的一生呢。

大师的演出自然是整个演出的压台轴。演出结束，后台的曹安成正见薛凤来站在边幕旁，木木地望着台中，一点没有初上台表演者的兴奋。大幕已经落下，台上一片暗朦朦的。谢了幕的大师到后台卸妆，曹安成发现他的眼光总是朝着依然在边幕旁站立的薛凤来。

校领导到后台来对大师表示感谢并送别，大师和配合演出的同学一一握手，到薛凤来面前，他握她手的时间长了一点。他看着她，带点微笑。薛凤来依旧是木木的神情。她抬起头望着大师。

“你听到了……？”大师说。

“我看到了……。”薛凤来说。

身后的曹安成听到他们两句莫名其妙的话，仿佛都是没说完的话，像是一问一答，又像是自言自语。两个人靠到一边去，站了一会，曹安成看到他们似乎只是对望着，没有说什么话，感觉中他们又像是交谈了什么。后来大师上车走了，薛凤来也没有随大家送出校门。

两天后，薛凤来就向学校提出退学的报告。这座全国著名的高等理科学府，只有因政治或其它原因勒令学生退学的，由学生自愿提出退学这还是第一次。而一向对收徒极其苛求

的大师，却在晚年同意收下一个不是科班学艺的关门女弟子。

在曹安成的眼中，薛凤来一直不是一个一般的女学生。他也不知她以什么吸引了他。他总喜欢去看看她的神情，看看她沉默的不声不响的样子。她的身上有一种近乎很柔顺的形态，很少看到她有执拗的举动。作为她的老师，他布置给她的所有的任务，她都默默地接受下来去完成。就是这次配合演出，他原想着对她来说，是勉为其难了。看到她有所不情愿地但还是柔顺地答应了，他不免有些自责，也许他多少是因为想看一看她拒绝时的模样，也许他多少是因为想看一看沉静的她在台上会是什么样子。他没想到的是，她一上了妆，便显现出一种习惯似的形象，一种逼人的生气，而她一上台，那生气便化作了神采飞扬。她在台上大师的面前，一点不显出女孩子的拘谨，一点也不怯场。仿佛她和大师配过无数次似地，仿佛她无数次登过台，演过戏。说过一点，她与对唱大师的几句，他从外行的角度看一点也不逊色。

这也许是曹安成后来的感觉，当时他看着她舞台上的形象，是有点吃惊，他掩饰着自己的吃惊，平时对薛凤来的感觉一下子变清晰了。这种男性的感觉他一直不愿承认。那时大学生一旦涉入恋爱是大逆不道的，而一个年轻的教师和学生恋爱更是犯忌。在曹安成的心中也一直认为他只是对薛凤来多感一点兴趣，她让他注意多一点而已。

学校方面的报告还没批下来，薛凤来班上组织了一次讨论会，讨论会的议题是薛凤来该不该退学，讨论会开始时，曹安成提到薛凤来可以不要退学，把学戏作为一种业余爱好，因

为学生完成学业是最基本的。曹安成谈到这句话时，他自己也觉得对薛凤来没什么说服力，理科学业和京剧艺术很难说上有多少联系。他的话引动了一个头，便有同学发言谈到学生是不是应该弃学，顺着自己的心意去做？也有同学提到是出爱因斯坦重要，还是出梅兰芳重要。接下去的话就自然而然地尖锐起来：国家花了多少钱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来，都按自己愿望退学，行么？是什么引动了薛凤来头脑中的思想？是不是成名成家在作怪？于是，也有同学谈到薛凤来平常就有一种轻视人的贵族气，谈到薛凤来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……在那时大学中，这样的讨论是常见而习惯的。曹安成几次把话题引回到要不要退学上，但很快又有尖锐的问题问出来。

薛凤来默默地坐在窗角处，听着一个个同学的发言。她的嘴抿紧着，嘴角有点下挂，显着了一点悲苦的感觉。脸色也显得苍白了一点。这一切又似乎是习惯的神情，那些尖锐的话题也并没有引起她神情的变化，仿佛是讨论着别人的事。有几次曹安成注意地看看她，怕她会不会接受不了，当场哭了起来，而她只是静静地坐着，同学的座位都离开了她一点距离，使她多少有一点孤立无援的样子，但她还是一直默默地听着。脸抬着，眼光柔柔地对着每一个说话的同学。

本来，在讨论会之前，学校里传着薛凤来申请退学求艺的事，也有同学向薛凤来证实这件事，只是当做一桩新闻说的，似乎并没有人对薛凤来改变看法，没想到讨论会上同学会表现出这样的情绪来。

曹安成接过一个话题，他把这个话题谈了很长时间。曹

安成在学生时期当过学生会主席，他擅长发言，用手势加强着自己发言的气势，他素来讲话都是主题分明的，这一段讲话，他也弄不清说的是什么，他只是拉长着自己的话，有点漫无边际似地，他是想尽量缓和一下话题的尖锐，他谈到了一些他听来的关于那个大师和学校的渊源，也谈到大师在国内外的影响。谈话的时候，他的眼盯着薛凤来，他想看到谈到即将成为她师傅的大师的时候，她的眼中也许会像舞台上一样放出亮来，但她还是默默地看着他，她和他还从来没有这样长时间对着眼光。

薛凤来自小到少女这近二十年来，在她感觉中，印象深刻的是几个男人的手。父亲听戏时，一抬一按拍着手背的手，那手上露着她熟悉的饱饱的青筋；教过她练功的师傅的手，那残缺的手像一个红红的肉团，总是很有力地运到一个位置上；还有那日大师表演时抬起的手，形如兰花，柔似流水；再便是曹安成做着动作的手，几乎看不清他手的形状，只是看到它在不安分地舞动，和他对着眼光时，似乎依然能感觉到那双手的热切的语言。

十岁以前那社会的动乱和战争留给薛凤来记忆很淡很淡了，十年中从幼女到少女平常的读书生活，留下的一些比较鲜明的印象，那印象突然在一个晚上，在一次晚会中，变得黯然无色。礼堂临时布置起来的舞台，一个灯光的世界是那么地虚幻，偏又显着那么真切，真真切切地显出无可比拟的印象天地。在这虚幻而真切的舞台世界的映照下，她周围的真实的生活变得那么虚淡，她过去注意看着的那不安分的手，也变得虚淡了，而眼前的这个讨论会，更增添了这种虚淡感。

薛凤来默默坐着，这一刻间，她想到她的决定还没告诉家中，她想到她要离开学校了，离开这些同学了，她要去过另一种生活了，她多少有些激动，激动的感情多少在她眼光中跳闪，她的眼光没有离开曹安成的脸。

曹安成停了说话，他敏感地看到她表情的变化，他提议让薛凤来说一说，谈一谈她的想法。

薛凤来站立起来，并没有人要她站起来，她站起来以后，有点茫然地看看她四围的同学，后来，她抬起一只手来，一个声音从她的嗓中吐出来，那一声慢慢地往高处去，越来越高，随后又从高处落下来，似乎是陡地落了下来，接着，便是一曲京剧《孙尚香》的清唱：

“可叹我善良性难估世情
可叹我稚嫩心轻待人生
可叹我信传言不辨假真
可叹我度江舟背夫远行
到如今
谁知我朝朝暮暮一片冰心……”

这一段清唱，清冷，婉转。讨论的同学默不作声地听着，似乎是薛凤来唱段中的艺术魅力打动了他们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和他们生活了两年多的薛凤来竟真的会唱戏，会唱得这么好，连不会欣赏京戏的他们也感到了一种人生宿命那无可奈何的情态。

讨论会的记录也报告到学校去，半个多月中，学校一直没有表态，退学的事似乎悬着了，同学们见了薛凤来也不再提到

这件事，薛凤来依然像往日一般沉默寡言的。清晨有同学看到她独自在校园里练功，她的腰肢和动作竟是那么地柔。其实，她一直没有断过她的练功，只是以前没人注意到她。

退学报告批了下来。人们想到那是大师出了面，也许更高一层的人士发了话。薛凤来整理了自己的行装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，她离开了学校。

她走出校门，一直是孤身独步，身边没有别的人送。

三

早上的亮光透进我的家。我起床的时候，家中只有我一个人。父母上班前那一刻，屋内暗色朦胧，我也在睡意朦胧中。石路上，滚过摇着铃的倒马桶车，铃声远远地传来。石桥西河沿人家大多是平房，也有矮阁子楼，开着一个老虎天窗。不少人家把厨房砌在大门边上，那种放一只煤炉，两排煤球，容一个人转身的小芦棚屋。石路的房子显得高高低低、凸凸凹凹，又随着河道曲曲拐拐的。倒马桶车的铃声在高低凸凹曲拐中传来，母亲就起床了，一手纽着对襟衫上的布纽，一边问父亲用不用。河边上一连串刷马桶声，房里也骨里骨碌地响上一阵，到房里的声响完了，外面的声响也由杂乱到安静，我又在朦胧中睡去。凉快的早晨是整个暑假最舒适的时刻。一到太阳高出，屋里就开始热了。一直到傍晚，河面上依然蒸腾着热气。我家一间屋子一隔二半间搁两张床，一只五斗柜，睡我和哥哥、父亲和母亲四个人。外半间放炉子、长条板凳和桌子。矮平房里热气散发不开，每晚在河边石路上乘